

請看  
大甲  
起發  
會聚  
程章

上海德華大藥行發行

德國

六零六

萬國花柳會一等獎

內服

本行啓

故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將中國北京陸軍部各軍官去年之來函及各省名醫之保證得有正確之功效本行藥學集

成册題名為德國內服六零六藥考以資信用茲因孫悟空變相稱六零六之出品不可窮詰事固熱心公益實則彼此誹謗以求施另用之異同已非一朝一日之能審實而況梅毒之難乎其症候既變幻莫測若不以病人報告何敢自命靈藥但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得世人之信用勢力必傍意外之影

戲故一致登報與前以做鋪來買用德國內服六零六七字名義與德故告中國中西藥界勿效冒牌地位謹受本行所取締也●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六零六神丸●六零六神膏三種禁止假冒幸祈注意焉●上海新世界對面

注射六零六發明與德國文勝英哈大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素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祇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善昌里

造福齋藥房



(翁丹)

戲玩易實甫

(蜆腿)

實甫爲都中諸女伶作戰斗血歌。爲梅蘭芳作虞公赫曲。又爲此所感。  
某作醉雨歸人歌。皆其晚在時中，最得意之作也。

微聞琴書是前身。句悅終疑說未真。人祇三生君七世。再來何苦作詩人。

實甫自謂前身為張蒼生、靈瀨死。又語人曰：吾每七世知名天。

此其第五世也。今復尙有二世，享受文名云云。說雖幻妄，然名士積習，至死不遺如是，亦可哀已。

人世淪幾劫經年。身著作來親秀。才名生海龍圖限。魂魄猶思漢澤亭。

實甫爲湘之隴陽人。人以隴陽才子稱之。實甫滋不慊以隴陽兩字，不雅馴故，自民國成立後，改名漢濱。實甫每有著作，必書漢濱某某字樣，所以示別也。隴陽也。

樂業若君若漢宮符。一覺鄧師夢已徂。百里九原更相見。故人還受塚封無。

項城在時，實甫拜印綰局局長之命。其附表中有「擬塚封於百里」句。見

寒雲主人好古知  
求書者不暇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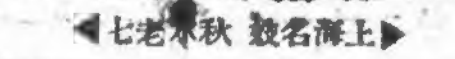
建字加五角錢郵寄估 立軸長條橫幅每字五角錢 扇面加倍 卷册每字二角  
畫加倍 摺扇圓扇每付五元 女扇及小楷而外 另議 總相加倍扇不加  
紙不書 漆神碑碣磚頭賣代擬詩文均另議

止瀉

這句話不犯緊，早引得韓廳上二三有道眼光，旁旁注射在佩紅臉上，不約而同的喝了一個大采。走過兩對男賓，便來請佩紅出席，直走到對佩紅萬分屈促，不得已同紫微並立在一處，鼓樂又停，立刻就行起禮來。由主嫗人取出證書，命他們簽蓋印章，紫微便取回證書，把佩紅一把、佩紅會意，遂在證書上胡亂寫了自己名字，紫微也不曾去查察。紫微自己將證書向懷裏一塞，重行攙着佩紅的手，陪他登台演說，大略不過講些改造解放的原理，女子獨立的精粹，說到末了，他又申明自家主良，說是今天姓劉的若不再來，我這花燭洞房，也不能孤另另的獨聚，只好急紫微着程先生代表到底。衆人聽見這話，無不面面相覷，因為這件事體很是重大，不敢隨聲附和。紫微不覺位位一笑，慨然說道：諸君也太頑固了，目前一班頑人頑方，竭力主張公婆，其所以遲遲沒有進步者，皆由於我國女子，倚口譏議，深恐落入了人家的褒貶，與丈夫的相，其實一症併發門，主皆能自衛，豈

那位廳長是誰，原來從北京近放出來的，是收的舊朋友趙應祥，我們當初在張老伯公館裏，兩下非常要好，他見了我，好生客氣，說我上座，陪他發落，到後來，嚴行申斥了座陪老狗一頓，說我這邊原不合同陸姓，下聘這婚約當然不能成立，當下又放下臉色，要訂那八十五十下嘴巴，還是我可憐他，覺得那了頭也沒有被打嘴巴的罪，替他講了一個人情，不做他做父，兀自替了案件，我怕時候不早特地早辭廳長，要趕回家行禮，他連連向罪道賀，改一天我還請他

沈袁薇與人設局



去，我知道一定要得罪幾位害心病的評劇家咧，現在居然有一位著名的評劇的先生，出來扳駁我，可見得我

阿妹蹣跚走着，怎好怎好？正在危急的當兒，忽的外邊闖入幾個家人，向來的人破口道：「好了！好了！我們少爺回來了！」衆人抬頭一望，果見海幢上走下衆位公子，衆人爭着去接。前席他訴事何如？他得意洋洋的笑道：「有甚麼大不了的事？那一班狗男女！已被廳長縣丞出境了，諸位可知？」

多虧劇家，那我不可不做這個優子。所

（自然）

因為是皇帝時代，凡事都要把官紳之區包圍模範。所以一般舊唱戲的，都向內廷供奉爲禱。唱戲有賞言之，就是非會經御眼看過的不能有極等的感情。

但是現在情形則不然了，北京的一般人，偶然抱着五十年前所唱的曲本在那裏研究什麼『腔調』、『板式』已是全一般社會厭惡聽了。那聰明伶俐的伶人，便想出奇制勝了些方名士做顧問，纔發生了一些文字散花『嬌娘奔月』這些舞臺劇又提倡什麼半像不像的仿古劇。

良戲雖然力求新異，却依舊跳不出舊戲的窠臼去。

目前却更糟了，北京留世界城兩班到發等處，竟大演特演五年前上海盛行的那種新劇，並且很是受一般藝術家的歡迎。

我昨天到了北京，就知道新世界新劇班中有頗無恥，胡恨生羅樂齊一班人，南遊藝社更有王撫逸等，都是進化團派的重要分子，在江蘇已是有沒有人請教的了，然而在北京反大出風頭。

我考察這個原因，纔知道是：

一、舊戲程度太進步，即本和表演方法太陳腐，使社會厭棄。

二、一般社會缺乏藝術上的眼光，誤認進化團爲新劇。

三、一般資本家利用進化團這種招牌，以新劇欺騙幼稚的社會。

新劇程度，至少比上海要幼稚七八年，像新舞台所謂『華倫夫人之職業』那種不完備的新劇，尙不能算見，至於舊戲，除了第三五老輩角色維持場面外，後起的人才，直等於零。我說說十年以後中國的新戲，即使能存在其中亦決不在北京。

唯一藝術的盛衰與文化爲比例，現在中國的文化，舊的陳腐衰微，百不一新的支離崩解，萌芽尙早，這劇類的現狀，已可表現出它大班的情形了。

九・十・廿二

女歌家，**月小樓**（福）

例女子歌大鼓者：恆口歌恒或曰恆娘，小樓不售色，年久未及笄，則於琴瑟之聲成有所求，當小樓每夜前日接，皆以學徒自謙，欲其慈白見之，旨可賄，以資口說矣，徵其意也，故京師大鼓，向皆鄙俗，不登大雅，而劉寶全變其法，協其律，又以戲劇之精入之，事之可惡，可喜，可哀，以此者，得寶全歌，則淋漓酣暢，使人感然於色，不能自已，且隨聲誦，殆非偶然於人之歌大鼓，而能以寶全之短絃是守者，有黑點娘，黑之技則平常，所謂歌奴自不能同口舌，而表情姿容，缺憾猶多，喉欠光亮，而表神態風流，始初出時年僅十二，即以爲表率，匪由人力，迄今

之必

天津半日記

(鄭二先生自天津寄)

二十年來不到北地、今當重遊故土、表面上都不能諳認、蓋人事紛遷、滄桑幾經、宜其舊觀之無存矣、

昔成十二寶齋歌、賦六國之寶泉、  
武安布幣識通制額、國法獨希傳、  
歷文橫列度虛髮、而書中夷以辟騰、  
黃金鍊絲鑒作字、光芒騰耀妾娟娟、

楚行萬石象泉布、趙泉紀地非偶然、  
寶四六寶持作證、當時一應直百千、  
F 莽錯刊腳此法、何須懷疑延後編、  
兩周貨幣失緒考、孤品偶得滅古緣、

武安泉歌

(雲寒)

代人也

刁校 荷獨予其值，得不爭較也。  
 日擬赴北京一遊三日，便歸來。  
 常另行報告，以資品報。  
 九、十、廿一。  
 行萬石竟果出。趙泉紀地非偶然。  
 四六貨待作證。當時一應直百千。  
 斧鑄刀剛此法。何須懷疑疑編。  
 周貨幣失類考。孤品偶得誠古緣。

款  
 (雲雲)

不僕作辛丙秘鑑本。爲知事之猶恍有疑者。不審也。人有關於書中之  
一事者。或有其疑爲之辨地。亦理之定。情之審。予無用從其辯而辯焉。  
讀予作者。不可以予無目。而適疑爲事疑疑疑。故復爲聲言。無論如何。

(五)

多矣。先公奉詔入京，惟大兄侍側，家人俱未隨，防影隨。予留主家事，王子初奉予入京，賀年時，予使先公先行下就任。先公感北方有故，拒而不許。臺北縣令陳公璣爲先公編練自衛兵之陸軍，即以中隊推選善書者各兵補先公又入軍機，於是陸軍成練，雖良民往賣，以賂金之惠，定軍械之等火，弗稍吝。資深不與一時名流，盡心附從，而兵又有終身之不得授職之心，後繼雖繼免，先已潰矣。故辛亥之軍無門志，非先公出北軍早反戈矣。先公既督師，知難事多已退隱，中下軍餉幾盡有故備，咸可以易得軍心者，兼以宗教黨徒日事播揚，禍患久伏，恐可遇，因逐漸消滅，不知已不及援，而有正月十二之變。既漸消滅，又適有南下就職之誤，信儒亂者放言謂將南還，蓋散北軍，其屬之兵士憤之，乃城叛然而散。是日，予以友人之一招，出城小酌，薄暮幸來安，旋即鎗聲石之緊察，拘押時近鄉紳必家所放花炮也。車前行鎗擊益狂，王大人胡問曰：子心知有變，命御舟疾行，卒王大人胡問曰：守兵見版內報不令人，蓋先公姑居外吏部，公所、印件皆在，今復現彈，彈自後至，碎于車中，御舟轉輾里人胡問同彈，猶結寸，辛馬疾奔，未爲所中，予謂御舟不能離開，可至文臣巷某使署，詢問，乃予使臣廷中商閱圖者，唐某廷保，宋亦深鞠服，而未趨于帝待，命予參贊廷保，典與深鞠服，宋未趨

彭鶴爲家所在，男有守實，恐爲索動，男可以對祖先，先公曰：爾明日遷，因機制宜，子心已詳於國事，不能聞家事矣。入夜，即得保定兵變之報，火車已止，乃以專車行，隨行者，朱家驊，周錡鑑，高世慈，李翔父，四人，定前一站，站長請確定保，大電線已斷，不能發路票，不可前行，從行者勸歸，予必欲行，乃強之前，予保定未停，亂兵自後奔轍，卒未傷人，過保定一站，見百餘亂兵，圍鐵軌，勢不可遏，乃命車止之下，謂亂兵曰：何所求，彼成口，特欲附車耳，乃延之上，又至一處，如是先登者，欲阻之，予曰：吾門必有得亡，車實險地，可同緩也，復進焉，予詢其變由之，予以其實情告，略曰：王將日處於高臺廣廈，食珍饈，擁嬖妾，視予如葉上草芥，甘苦不問，則則疑且誹，衣不暖，食不飽，寢不安，若中下之苦，動則苛徵，訛兵如牛馬，虐廢萬民，非所能受，欲呼告而救，不得已出此下策，予一語，嗚呼憤慨，其同行者，無不切齒，亂兵沿途邀下，夜十點鐘，樂籍忽閉，排擊不出，視見夥衆一隊，持者持紅燈，止車行，予恐敵德已絕，心甚憂，及車止，予持燈者，至東前，燭及大呼曰：乃二排也，亂兵何在，予曰：亂兵自京，無亂兵，何事持燈者？曰：頃得電告，聞見亂兵一事，直下，將至彰德，故發警備，特分兵防截，亂兵有變，即解縣之，萬不期爲二排歸也，予揮之去，車乃行，車中所除之兵，或號召前來救，付之以德，德後，繳鎗械，不得停行，遂以名刺書數付之，毛德時車中，張子鈺，黃乃寬，咸或服被備，予下

兵變後，據街市，維持秩序，總統府派員巡視，總統亦安，君可勿  
謂街市已不能通行，君可寓此，此說乃由賄賂之輩，阻君出  
之，亦術之必欲窮，不可不曰，時雖艱難，予知不能強行，  
車不可通耳，則雖艱難，予知不能強行，  
立未時，則始稍愈，而予終不可安，榜後見不脫  
五年壬辰，鎮守使呂則先亦終夜不眠  
予狀曰，予練兵三十年，感信，且喪矣，予，軍閣  
久矣，兵非放將，將非放將，雖有二節部，又無實權  
大人帥軍方數月，不及聲布，豈能沮大人之愛耶，惟  
老婦幾將出，來賈老，皆些，夫下

想些創造合理新戲，法些，夫下  
些些，是智識的人，請你做些兒  
戲新，或是與社會上有益的  
別，則成天到晚的，在那兒三眠一  
覺，昏

現在開戲園的老板，「我可不是  
亂道，大概這一位見多識廣的許

車被等相繼，然說，予曰，弟如何得連那，予以精形  
告之，兵變及先公遺囑，成彭德之安，乃與張雲龍北  
方，遂定防阻上國之變兵，及會商國權復，復說學  
研究，以防阻上國之變兵，及會商國權復，復說學  
巡官紳及領防營，同建，陸軍則每連舉一兵，每火一  
地方官紳防營，以聯絡感情，通連上下，不使政事，會合  
易軍官紳防營，以聯絡感情，通連上下，不使政事，會合  
發議，日伍以茗果，以壯興趣，下日之，免除階級，咸可  
不得違反。

家也曾評過：「先生如果找得着不想  
賺錢的實本家，我情願不拿包飯，陪  
他去談談俗教育。」  
四、評劉家用兩個輩分，來比我們  
排戲，我就用你的話來比喻給你聽，  
賣春畫的，自己也會，道過摘要來抓他，  
此稿轉入後頁。